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深

第四分世記經三災品第九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佛告比丘有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
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為四
一者世間災漸起壞此世時中間長
久無量无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
計也二者此世間壞已中間空曠無
有世間長久逈遠不可以日月歲數
而稱計也三者天地初起向欲成時
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
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可以
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為四事長久
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計量
也佛告比丘世有三災云何為三一
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風災有三災
上際云何為三一者光音天二者遍
淨天三者果實天若火災起時至光
音天光音天為際若水災起時至遍
淨天遍淨天為際若風災起時至果
實天果實天為際云何為火災火災
始欲起時此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

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時有人得第
二禪者即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
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
知無覺無觀第二禪樂第二禪樂時
世間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
哉唯願為我說無覺无觀第二禪道
時空中人聞其語已即為說無覺无
觀第二禪道此世間人聞彼說已即
修無覺无觀第二禪道身壞命終生
光音天是時地獄衆生罪畢命終來
生人間復修無覺无觀第二禪身壞
命終生光音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
天王忉利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
化自在天梵天衆生命終來生人間
修無覺无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
音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
阿須倫乃至梵天皆盡當於尒時先
地獄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
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
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忉利天王盡
忉利天王盡已焰摩天盡焰摩天盡
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化自在天
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在天盡他

褱

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天盡已然
後人盡無有遺餘人盡無餘已此世
敗壞乃成為災其後天不降雨百穀
草木自然枯死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
易朽壞不可恃怙有為諸法甚可厭
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
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海水深八万
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
須弥山半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安日
道中緣此世間有二日出二日出已
令此世間所有小河汱澮渠流皆悉
乾竭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
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
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弥
山半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安日道中
緣此世間有三日出三日出已此諸
大水恒河耶婆那河婆羅河阿夷羅
婆提河阿摩怯河辛陁河故舍河皆悉
乾竭無有遺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

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
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弥
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四日出
四日出已此諸世間所有泉源淵池
善見大池阿耨大池四方陁延池優
鉢羅池拘物頭池分陁利池離池縱
廣五十由旬皆盡乾竭以是故知一切
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
甚可猒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
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使令
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弥山半安日
道中緣此世間有五日出五日出已
大海水稍減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以
是可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猒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是時大海稍盡餘有七百
由旬六百由旬五百由旬四百由旬
乃至百由旬在以是可知一切行無
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猒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時大海
水稍稍減盡至七由旬六由旬五由
旬乃至一由旬在佛告比丘以是當
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

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其後海水稍盡至七多羅樹六
多羅樹乃至一多羅樹佛告比丘以
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其後海水轉淺七人六人
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至署至膝
至于躊踝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
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
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
道其後海水猶如春雨後亦如牛跡
中水遂至涸盡不漬人指佛告比丘
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
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
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
起吹海底沙深八万四千由旬令著
兩岸飃取日宮殿置於須弥山半安
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六日出六日出
已其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
須弥山王皆烟起燋燃猶如陶家初
然陶時六日出時亦復如是佛告比
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
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

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海底沙八万四千由旬令著兩岸飃取日宮殿置於須弥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七日出七日出已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須弥山王皆悉洞然猶如陶家然竈焰起七日出時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以此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猒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須弥山皆悉洞然一時四天王宮忉利天宮焰摩天宮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宮亦皆洞然佛告比丘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法甚可猒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風吹火焰至光音天其彼初生天子見此火焰皆生怖畏言咄此何物先生諸天語後生天言勿怖畏也彼火曾来齊此而止以念前火光故名光念天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須弥山王漸漸頹落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佛

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
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
梵天火洞然巳其後大地及須弥山
盡無灰燼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
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
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此大地火
燒盡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
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
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佛告比丘火灾起時天不復雨
百穀草木自然枯死誰當信者獨有
見者自當知耶如是乃至地下水盡
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當
知耶是為火灾云何火刧還復其後久
久有大黑雲在虛空中至光音天周
遍降雨渧如車輪如是無數百千歲
雨其水漸長高無數百千由旬乃至
光音天時有四大風起持此水住何
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
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百千由
旬無數百千万由旬其水四面有大
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

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
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挍飾由此因緣
有梵迦夷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
千万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
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
風吹波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
成天宮七寶挍飾由此因緣有他化
自在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千万由
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
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
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
寶挍飾由此因緣有化自在天宮其
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
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
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
七寶挍飾由此因緣有兜率天宮其
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
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
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
由此因緣有焰摩天宮其水轉減至
無數百千由旬水上有沫深六十万
八千由旬其邊無際譬如此閒穴泉
流水水上有沫彼亦如是以何因緣有

張

須弥山有乱風起吹此水沫造須弥山
高六十万八千由旬縦廣八万四千由
旬四寶所成金銀水精琉璃以何因
縁有四阿須倫宮殿其後乱風吹大
海水吹大水沫於須弥山四面起大
宮殿縦廣各八万由旬自然變成七
寶宮殿復何因縁有四天王宮殿其
後乱風吹大海水沫於須弥山半四
万二千由旬自然變成七寶宮殿以
是故名為四天王宮殿以何因縁有
忉利天宮殿其後乱風吹大水沫於
須弥山上自然變成七寶宮殿復
以何縁有伽陁羅山其後乱風吹
大水沫去須弥山不遠自然化成
寶山下根入地四万二千由旬縦
廣四万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
間廁七寶所成以是縁故有伽陁羅
山復以何縁有伊沙山其後乱風吹
大水沫去伽陁羅山不遠自然變成
伊沙山高二万一千由旬縦廣二万
一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
所成以是縁故有伊沙山其後乱風
吹大水沫去伊沙山不遠自然變成
樹辰陁羅山高万二千由旬縦廣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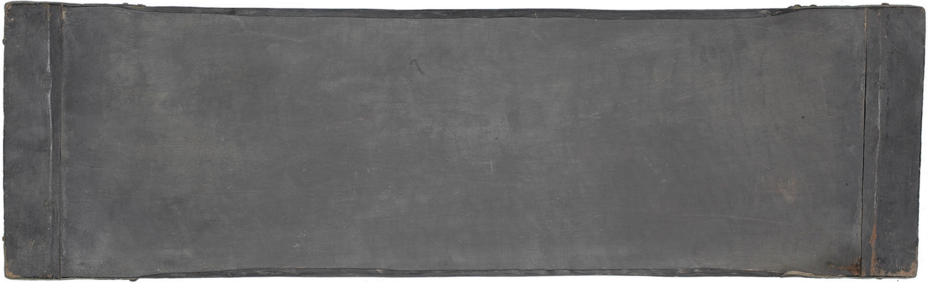
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
所成以是因縁有樹辰陁羅山其後
乱風吹大水沫去樹辰陁羅山不遠
自然變成阿般泥樓山高六千由旬縱
廣六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
所成以是縁故有阿般尼樓山其後乱
風吹大水沫去阿般尼樓山不遠自然
變成祢隣陁羅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
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
以是因縁有尼隣陁羅山其後乱風
吹大水沫去尼隣陁羅山不遠自然
變成比尼陁山高千二百由旬縱廣
千二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
寶所成以是縁故有比尼陁山其後
乱風吹大水沫去比尼陁山不遠自然
變成金剛輪山高三百由旬縱廣三
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
成以是因縁有金剛輪山何故有月
有七日宮殿其後乱風吹大水沫自
然變成一月宮殿七日宮殿雜色參
間七寶所成為黑風所吹還到本處
以是因縁有日月宮殿其後乱風吹
大水沫自然變成四天下及八万天

下以是因緣有四天下及八万天下
其後乱風吹大水沫在四天下及八
万天下自然變成大金剛輪山高十
六万八千由旬縱廣十六万八千由
旬其邊無限金剛堅固不可毀壞以
是因緣有大金剛輪山其後久久有
自然雲遍滿空中周遍大雨滞如車
輪其水弥湯没四天下與須弥山等
其後乱風吹地為大坑澗水盡入中
因此為海以是因緣有四大海水海
水鹹苦有三因緣何等為三一者有
自然雲遍滿虗空至光音天周遍降
雨洗濯天宮滌蕩天下從梵迦夷天
宮他化自在天宮下至焔摩天宮四
天下八万天下諸山大山須弥山王
皆洗濯滌蕩其中諸處有穢悪鹹苦
諸不淨汁下流入海合為一味故海
水鹹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呪海水長
使鹹苦人不得飲是故鹹苦三者彼
大海水雜衆生居其身長大或百由
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呼吸吐納
大小便中故海水鹹是為火灾
佛告比丘云何為水灾水灾起時此

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第十張 滐

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善業修善行已時有人得無喜第三禪者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知無喜第三禪樂無喜第三禪樂時世間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說是無喜第三禪道時空中人聞此語已即為演說無喜第三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即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尒時地獄衆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畜生餓鬼阿須輪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光音天衆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光音天趣皆盡當於尒時先地獄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忉利天盡忉利天盡已焰摩天盡焰摩天盡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化自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

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
天盡已光音天盡光音天盡已然後人
盡無餘人盡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
為災其後久久有大黑雲暴起上至
遍淨天周遍大雨純雨熱水其水沸
湧煎熬天上諸天宮殿皆悉消盡無
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煎熬消
盡無有遺餘光音天宮亦復如是以
此可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
恃怙有為諸法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其後此雨復浸梵迦夷天宮
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
火中無有遺餘梵迦夷宮亦復如是
其後此雨復浸他化自在天化自在
天兜率天焰摩天宮煎熬消盡無有
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無有遺餘
彼諸天宮亦復如是其後此雨復浸
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須弥
山王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
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有遺餘彼亦
如是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
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
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水煎熬大



地盡無餘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
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佛告比丘遍淨天宮煎熬
消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能知耳
梵迦夷宮煎熬消盡乃至地下水盡
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當
知耳是為水災云何水災還復其後
久久有大黑雲充滿虛空至遍淨天
周遍降雨渧如車輪如是無數百千
万歲其水漸長至遍淨天有四大風
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
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
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四面有大風起
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
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
光音天宮七寶挍飾由此因緣有光
音天宮其水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
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
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梵
迦夷天宮七寶挍飾如是乃至海水
一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為水災
佛告比丘云何為風災風災起時此

琹

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
善業修善行時時有人得清淨護念
第四禪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
道高聲唱言諸賢護念清淨第四禪
樂護念清淨第四禪樂時此世人聞
其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
說護念清淨第四禪道時空中人聞
此語已即為說第四禪道此世間人
聞其說已即修第四禪道身壞命終
生果實天尒時地獄衆生罪畢命終
来生人間復修第四禪身壞命終生
果實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
至遍淨天衆生命終来生人間修第
四禪身壞命終生果實天由此因緣
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
乃至遍淨天趣皆盡尒時地獄先盡
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
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
盡四天王盡已如是展轉至遍淨天
盡遍淨天盡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
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為災其後
久久有大風起名曰大僧伽乃至果
實天其風四布吹遍淨天宮光音天

宮使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
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
相拍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
風吹梵迦夷天宮他化自在天宮宮宮
相拍碎如粉塵無有遺餘猶如力士
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
相拍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
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
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風
吹化自在天宮兜率天宮焰摩天宮
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無有遺餘猶如
力士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彼
宮如是碎盡無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
風吹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
須弥山王置於虛空高百千由旬山
山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手執輕
糠散於空中彼四天下須弥諸山碎
盡分散亦復如是以是可知一切行
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

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
風吹大地盡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
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佛告比丘遍淨天宮光音
天宮宮相拍碎若粉塵誰當信者
獨有見者乃能知耳如是乃至地下
水盡水下風盡誰能信者獨有見者
乃能信耳是為風災云何風災還復
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周遍虛空至果
實天而降大雨渧如車輪霖雨無數
百千万歲其水漸長至果實天時有
四風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
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
水漸漸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其水四
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
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
中自然變成遍淨天宮雜色參閒七
寶所成以此因緣有遍淨天宮其水
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
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
在於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雜色
參閒七寶所成乃至海水一味鹹苦

亦如火災復時是為風災是為三災
是為三復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戰鬪品第十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
時釋提桓因命忉利諸天而告之曰
汝等今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毗
摩質多羅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
善法講堂吾欲觀之時忉利諸天受
帝釋教已各自莊嚴時毗摩質多羅阿
須倫命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
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釋提桓因
以五繫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
之時諸阿須倫受毗摩質多阿須倫
教已各自莊嚴於是諸天阿須倫衆
遂共戰鬪諸天得勝阿須倫退時忉
利諸天捉阿須倫王以五繫繫縛將
詣善法堂所示天帝釋時阿須倫王
見天上快樂生慕樂心即自念言此
處殊勝即可居止用復還歸阿須倫
宮為發此念時五繫即得解五樂在
前若阿須倫生念欲還詣本宮殿五
繫還縛五樂自去時阿須倫所被繫
縛轉更牢固魔所繫縛復過於是計
吾我人為魔所縛不計吾我人魔縛得

解愛我為縛愛愛為縛我當有為縛
我當無為縛有色為縛無色為縛有
色無色為縛我有想為縛無想為縛
有想無想為縛我為大患為癰為刺
是故賢聖弟子知我為大患為癰為
刺捨吾我想修無我行觀彼我為重
擔為放逸為有當有我是有為當
有無我是有為有色是有為無色
是有為有色无色是有為有想是
有為無想是有為有想無想是有
為有為為大患為刺為瘡是故賢
聖弟子知有為為大患為刺為瘡故
捨有為為無為行佛告比丘昔者諸
天子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桓因命
忉利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阿須
倫共鬪若得勝者捉毗摩質多羅阿
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講堂吾
欲觀之時忉利諸天受帝釋教已各
即自莊嚴時毗摩質多阿須倫復命
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
共戰若得勝者捉釋提桓因以五繫
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之時諸
阿須倫受毗摩質多阿須倫教已各
自莊嚴於是諸天阿須倫衆遂共戰

鬪諸天得勝阿須倫退忉利諸天捉
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堂所
示天帝釋彷徉遊善法堂上阿須倫
王遥見帝釋於五繫中惡口罵詈時
天帝侍者於天帝前即說偈言
天帝何恐怖　自現已劣弱　須質面毀呰
默聽其惡言
時天帝釋即復以偈荅侍者曰
彼亦無大力　我亦不恐畏　如何大智士
與彼無智諍
尒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今不折愚者　恐後轉難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過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荅侍者曰
我常言智者　不應與愚諍　愚罵而智默
即為信勝彼
尒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天王所以默　恐損智者行　而彼愚騃人
謂王懷怖畏　愚不自忖量　謂可與王敵
浸死來觸突　欲王如牛退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荅侍者曰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衆人諍有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乃謂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佛告比丘尒時天帝釋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時天帝釋即我身是也我於尒時修習忍辱不行卒暴常亦稱讚能忍辱者若有智之人欲弘吾道者當修忍黙勿懷忿諍佛告比丘昔者忉利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釋提桓因語質多阿須倫言卿等何為嚴飾兵仗懷怒害心共戰諍為今當共汝講論道義知有勝負彼質多阿須倫語帝釋言正使捨諸兵仗止於諍訟論義者誰知勝負帝釋教言但共論議令汝衆中我天衆中自有智慧知勝負者時阿須倫語帝釋言汝先說偈帝釋報言汝是舊天汝應先說尒時質多阿須倫即為帝釋而作頌曰

今不折愚者　恐後轉難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過

時阿須倫說此偈已阿須倫衆即大歡喜高聲稱善唯諸天衆黙然無言

時阿須倫王語帝釋言汝次說偈尒
時帝釋即為阿須倫而說偈言
我常言智者　不應與愚諍　愚罵而智默
即為勝彼愚
時天帝釋說此偈已忉利諸天皆大
歡喜舉聲稱善時阿須倫衆默然無
言尒時天帝語阿須倫言汝次說偈
時阿須倫復說偈言
天王所以默　恐損智者行　而彼愚騃人
謂王懷怖畏　愚不自忖量　謂可與王敵
浸死来觸突　欲王如牛退
時阿須倫王說此偈已阿須倫衆
踊躍歡喜舉聲稱善時忉利天衆默
然無言時阿須倫王語帝釋言汝次
說偈時天帝釋為阿須倫而說偈言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畏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衆人為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釋提桓因說此偈已忉利天衆踊躍

歡喜舉聲稱善阿須倫衆默然無言
時天衆阿須倫衆各小退却自相謂
言阿須倫王所說偈頌有所觸犯起
刀劍鬪生鬪訟根長諸怨結樹三有
本天帝釋所說偈者無所觸嬈不起
刀劍不生鬪訟不長怨結絕三有本
天帝所說為善阿須倫所說不善諸
天為勝阿須倫負佛告比丘尒時釋
提桓因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
何即我身是我於尒時以柔濡言勝
阿須倫衆佛告比丘昔者諸天復與
阿須倫共鬪時阿須倫勝諸天不如
時釋提桓因乘千輻寶車怖懼而走
中路見睒婆羅樹上有一巢巢有兩
子即以偈頌告御者言頌曰

此樹有二鳥　汝當迴車避　正使賊害我
勿傷二鳥命

尒時御者聞帝釋偈已尋便住車迴
避樹鳥尒時車頭向阿須倫阿須倫
衆遥見寶車迴向其軍即相謂言今
天帝釋乘千輻寶車迴向我衆必欲
還鬪不可當也阿須倫衆即便退散
諸天得勝阿須倫退佛告比丘尒時
帝釋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

何即我身是也我於佘時於諸衆生
起慈愍心諸比丘汝等於我法中出
家修道宜起慈心哀愍黎庶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
佘時諸天得勝阿須倫退時天帝釋
戰勝還宮更造一堂名曰最勝東西
長百由旬南北廣六十由旬其堂百
間間間有七交露臺一一臺上有七
玉女一一玉女有七使人釋提桓因
亦不憂供給諸玉女衣被飲食莊嚴
之具隨本所造自受其福以戰勝阿
須倫因歡喜心而造此堂故名最勝
堂又千世界中所有堂觀無及此堂
故名最勝佛告比丘昔者阿須倫自
生念言我有大威德神力不少而忉
利天日月諸天常在虛空於我頂上
遊行自在今我寧可取彼日月以為
耳璫自在遊行耶時阿須倫王瞋恚
熾盛即念捶打阿須倫捶打阿須倫
即復念言今阿須倫王念我我等當速
莊嚴即勑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
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詣阿須
倫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舍摩梨
阿須倫舍摩梨阿須倫復自念言今

裝

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勑左右備
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衆
前後導從詣阿須倫王前在一面立
時王復念毗摩質多阿須倫毗摩質
多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
宜速莊嚴即勑左右備具兵仗駕乘
寶車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往
詣王前在一面立時王復念大臣阿
須倫大臣阿須倫即自念言今王念
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勑左右備具兵
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
導從往詣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
諸小阿須倫諸小阿須倫復自念言
今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自莊嚴
備具兵仗與無數衆相隨往詣王前
於一面立時羅呵阿須倫王即自莊
嚴身著寶鎧駕乘寶車與無數百千
阿須倫衆兵仗嚴事前後圍遶出其
境界欲往與諸天共鬪尒時難陀龍
王跋難陀龍王以身纏遶須弥山七
帀震動山谷薄布微雲渧渧稍雨以
尾打大海水海水波涌至須弥山頂
時忉利天即生念言今薄雲微布渧

渧稍雨海水波涌乃来至此時是阿
須倫欲来戰鬪故有此異瑞耳尒時
海中諸龍兵衆無數巨億皆持戈鉾
弓矢刀劒重被寶鎧器仗嚴整逆與
阿須倫共戰若龍衆勝時即逐阿須
倫入其宮殿若龍衆退龍不還宮即
騎趣伽樓羅鬼神所而告之曰阿須
倫衆欲與諸天共戰我往逆鬪彼今
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衆共併力與
彼共戰時諸鬼神聞龍語已即自莊
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與諸龍衆共
阿須倫鬪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
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騎
持華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衆欲
與諸天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
等當備諸兵仗衆共併力與彼共戰
諸持華鬼神聞龍語已即自莊嚴備
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
倫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
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騎常
樂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衆欲與
諸天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
當備諸兵仗與我併力共彼戰鬪時

諸常樂鬼神聞是語已即自莊嚴備
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
倫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
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驗四
天王而告之曰阿須倫衆欲與諸天
共鬪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
諸兵仗衆共併力與彼共戰時四天
王聞此語已即自莊嚴備諸兵仗重
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倫共鬪若
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
如者四天王即詣善法講堂白天帝
釋及忉利諸天言阿須倫欲與諸天
共鬪今忉利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
仗衆共併力往共彼戰時天帝釋命
一侍天而告之曰汝持我聲往告焰
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子言阿須倫與無數衆欲來戰鬪今
者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助我鬪
戰時彼侍天受帝教已即詣焰摩天
乃至他化自在天持天帝釋聲而告
之曰彼阿須倫無數衆來戰鬪今者
諸天當自莊嚴備諸兵仗助我戰
鬪時焰摩天子聞此語已即自莊嚴
備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車與無

數巨億百千天衆前後圍遶在須弥
山東面住時兜率天子聞此語已即
自莊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
車與無數巨億百千天衆圍遶在須
弥山南面住時化自在天聞此語已
亦嚴兵衆在須弥山西面住時他化
自在天子聞此語已亦嚴兵衆在須
弥山北住時天帝釋即念三十三天
忉利天三十三天忉利天即自念言
今帝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勑左
右備諸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
諸天衆前後圍遶詣天帝釋前於一
面立時天帝釋復念餘忉利諸天餘
忉利諸天即自念言今帝釋念我我
等宜速莊嚴即勑左右備諸兵仗駕
乘寶車與無數巨億諸天衆前後圍
遶詣帝釋前於一面立時帝釋復念
妙匠鬼神妙匠鬼神即自念言今帝
釋念我我宜速莊嚴即勑左右備諸
兵仗駕乘寶車無數千衆前後圍遶
詣帝釋前立時帝釋復念善住龍王
善住龍王即自念言今天帝釋念我
我今宜往即詣帝釋前立時帝釋即

自莊嚴備諸兵仗身被寶鎧乘善住
龍王頂上與無數諸天鬼神前後圍
遶自出天宮與阿須倫往鬪所謂嚴
兵仗刀劍鉾矟弓矢斫鋋鉞斧旋輪
羂索兵仗鎧器以七寶成復以鋒刃
加阿須倫身其身不傷但刃觸而已
阿須倫衆執持七寶刀劍鉾矟弓矢斫
鋋鉞斧旋輪羂索以鋒刃加諸天身
但觸而已不能傷損如是欲行諸天
共阿須倫鬪欲因欲是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